



新論壇創新科技專題研究報告

(06-10-1999)

前言

由田長霖教授當主席的創新科技委員會經過十五個月的努力，完成了兩份報告，最後的一份報告於六月二十八日呈交董建華先生，並公開發表。

我們首先對田教授及其領導的委員會各成員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肯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了兩年，這兩年中，我們經歷了很多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也給我們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難。創新科技委員會這一年多以來的工作、有關的活動及宣傳，為我們目前所處的困難提供了一些啓示，並為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起了催生和催化的作用。

香港目前遇到在民生、經濟、教育和法制上的一些困難，都不是偶然的。這些問題的出現都有其客觀的必然性。集體的自滿、猶豫、自我縱容、沉溺於眼前利益和急於求成，在一段頗長的時間裡，阻礙了我們前方的視野，大大的削弱了我們有效地參與當今全球經濟競爭的能力和基礎。

今天香港經濟仍處於困難的大調整期，創新科技委員會的報告，對香港經濟的尋向，推動其整合，促進其復蘇，會起積極的作用。

委員會提交的兩份報告，我們認為是重要的方向性和策略性文件，為香港的經濟，特別是工業的前路，做了及時和關鍵的引領工作。我們也完全理解，這兩份文件，在政策的具體制定和實施，留有很大可以再加細化和討論的空間。新世紀論壇願意在這方面提出我們的一些看法。

在創新科技委員會的最後報告中，對如何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以及如何把香港發展成科技中心，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這些建議主要針對以下四個方面：(一)架構安排；(二)累積人力資本；(三)資助及支援；(四)培養創新科技風氣和營造產業創新的環境。以上點涵蓋面非常的廣，但在報告中，其中的一些體建議的措施和做法是流於粗糙和缺乏要求的深度，也可以看出一些建議是遷就了目前的已有機構和體制，作出一些不必要的妥協。就這些問題和不足之處，我們扼要地談一下我們的看法。

架構的安排

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採取適當的架構安排以推動產業創新及技術升級，從而為本港的工商活動和經濟腹地增值。但從委員會所建議的架構安排來



看，恐怕並不一定能達到以上的目的。我們猜測，建議的架構安排可能是一種折衷，是在目前的體制下，作最少改變的又希望能達到們目的的妥協。譬如，我們難以理解為什麼在架構的安排上，需要新設立一個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負責政策決定和統籌工作的「政策小組」，而另外又要再成立一個就政策提供意見的「常設委員會」。這兩個機構之間，到底是要建立起一種從屬關係還是互相監督的關係？又或單純諮詢關係？若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明確和要通過共同的秘書處和行政長官來建立溝通和工作的橋樑，這樣的架構設計是低效的，因為這種架安排必會引起兩個機構之間的許多不協調、矛盾和拖拉，而影響到創新科技快速、高效、果斷的決策。

部分人可能有一種過分簡單化的看法，以為創新科技委員會已就一系列的重要問題，定了基調和點出了方向，餘下只是執行的工作。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創新科技委員會已完成的只是初步政策和大方向的宣示。在執行中還有不少細微而又複雜的問題需要解決；具體政策的制訂更需要不同專業專家和團體積極和全面的參與。單靠政府內部現有的政務官員和兩名的科技專家來做政策的制訂和執行，成功機會是不太樂觀的。

我們建議「政策小組」和「常設委員會」的分工和合作關係要盡快明確。「常設委員會」不可能只是擔當一種諮詢的被動角色。我們以為「政策小組」應要負責協調政府內部各部門的有關資源，以保證政策的落實與執行。而政策的研究、制訂是由「常設委員會」來負責。「政策小組」的主要成員可以加入「常設委員會」參與政策的研究和制訂，並擔當起政策制訂和執行間的橋樑。「常設委員會」的主席需要由一位有威望、對創新科技及其相關產業有深入了解的全職人員擔任。委員會成員除包括「政策小組」的主要成員外，還有一些創新科技領域裡的專家學者，有關產業富前瞻性的代表。委員會下設秘書處，能調動足夠的直接和間接資源對問題作深入的研究和制訂具體政策，以可量化和可執行的措施來推動創新科技和相關產業的發展。

在第二份報告中，委員會就何時得見創新科技產業發展成果，作出了一些樂觀的預測：「？H 現時的改革勢頭，我們可以肯定在短短三至五年內，見到一些具體成績，只要全港市民同心協力，堅定不移，香港應可於十年內取得豐碩成果」。作為祝願，我們是感謝委員會的好意和對香港的期許，但祝願不應變成盲目的樂觀。在報告中，我們看不到量化的數字作為我們向知識經濟轉型和建立起創新科技產業的一些客觀指標。例如，三五年後，香港的創新科技相關的產業，其直接和間接的產值是多少？有多少職位是與創新科技有直接關係？在未來的十年或更遠，香港要培養多少的高知識人才才足以支持創新科技發展？這些量化的標準，委員會可能缺乏足夠的時間和數據來加以確定，也可能是不想太早把一些具體的數字說得太死，更可能是把這些重要的指標留待將要成立的政策小組和常設委員會來制訂。但無論如何，香港應要有一些量化的標準來作為我們的目標和進



度的驗查，並成為監督我們工作成效的指標，而且問責制度也應該建築在量化的基礎上。執告中對三五年的短期預測和十年後的遠景是流於情緒和期望。我們有需要及早把目標細化和量化，以決定香港著力點和具體工作方向和方式。

每年建屋八萬五的量化目標曾令特區政受到一些批評，但政府是不應為此而迴避一些關鍵的量化數據和指標的。缺乏這些目標，香港將會在有限的資源分配上，遇上更大的困難和爭議。

這些量化的指標，一方面是要參考我們現實的環境，另一方面是要綜觀全球和亞太地區的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和香港競爭對手的目標而制訂。香港傳統工業上的一些數字、統計方式、經濟數據的定義和其包括的內容並不一定適用於我們要積極發展的創新科技產業環境。政府的統計部門、工業署和有關行政機構應盡快制訂一套能適應香港經濟發展方向的統計基數和量化的標準。

創新科技產業的市場在哪裡？

在整份報告裡，似乎有個假設。這假設就是只要香港能提供創新與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和服務，便有一個現成的市場接受和吸納這些產品和服務。也有可能委員會認為市場的鎖定和開發是單純的商業行為，無需政府以政策來推動、帶領和支持。

不論是哪一種原因，報告裡對我們創新科技產業的市場在哪裡這問題是交了白卷。我們不以為這是一個「不說自明」的問題。剛好相反，我們覺得市場的定位是香港營造創新科技環境和發展其相關產業的首要問題。缺乏市場，香港所做的一切都會變得徒勞。香港過去的幾條工業和製造業的支柱，如電子、玩具、手錶、紡織和成衣，是依賴出口，特別是向歐美國家，而創下了輝煌的成績。這些成功，我們不認為可以簡單地套入我們要發展的新科技產業。我們是否可以在短期以創新科技的產品打入傳統產品的出口地區和市場？這問題是值得細心的分析和判斷。香港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成功地出口到歐美國家的產品都是這些先進工業國家已逐步放棄生產的消費品，是「人棄我取」的工業陣地的轉移和市場的交換。

在創新科技的產業領域，高增值的工序和工種，這種「人棄我取」轉移還沒有發生。更重要的是，香港是不應再停留在「人棄我取」的這種產業取向上。要創新，要發展科技產業，要佔領高增值的市場，是要預備打一場香港從沒有打過的硬仗。要走向創新科技產業的領域，傳統的市場經驗和智慧是不足以支持我們的。缺乏這種認識，這份心理準備是非常危險的。

創新科技產業的市場在哪裡？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創新科技產業包含眾多的不同的行業，如一些常談論到的微電子、軟件、信息服務、通訊產品、中藥和醫療設備等等，也可以是在傳統的工業產品上較高的創新與科技成份而達到更高的

附加值。這些不同的行業分工和產品服務內容都有不同的市場需求和取向。作為工業家、投資者最關切的問題，將會是這些創新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和服務是為哪一個市場而開發的。舉個例，電腦軟件產品，是哪一類型的軟件產品？遊戲、教育、工具、系統或應用軟件？香港傳統的出口市場、推廣模式、售後服務和支援，能否適應香港這類新產品？我們是要很清醒地了解到香港目前所處的局限和傳統出口產品能成功的先天和後天因素。不做這些分析，盲目地抱一種樂觀的態度，以為只要我們向創新科技產業轉移，市場便在那裡等著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

香港傳統產品的出口市場是否理所當然地也就成為我們創新科技產業產品和服務的出口市場？若然不是，那我們首要開發的市場在哪裡？是本地市場、內地市場，或是兩者同等的重要？我們的傳統工業，走過一條刻苦，從加工、OEM 生產、ODM 生產到了創造自己品牌的漫長之路。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要走的是一條怎樣的路是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其關鍵是我們要面向哪一個市場，如何逐步的進入這市場和開拓新的領域。在這新的領域裡，沒有航標，沒有路牌，我們只能靠敏銳的目光，清醒的頭腦，自我糾正的勇氣，義無反悔的承擔，抖擻向前。

市場在哪裡？在分工精細的創新科技產業裡，不同的分工，不同的行業，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傳統的市場，市場推廣策略和營銷模式，大多不適用於我們的創新科技產品和服務。我們的市場競爭對手也與從前傳統行業有很大的不同。

創新科技產品在設計、試產、市場測試、市場反饋、產品的不斷完善、量產、形成行業的公認標準而變成市場的領導者，是有其一套規律。美國能佔領資訊科技產品的國際性領導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其龐大的內需市場。這內需市場提供了美國資訊科技產業一個已有保證的市場，並通過量產來達到高質量低成本的目標。

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要有一個足夠大的內需市場以便我們發展，逐步成熟進而拓展出國際空間。這內需市場是在香港，或是要包括廣大的內陸腹地，是一個實際而又迫切的問題。

香港傳統工業的市場拓展，工商業做了許多的工作。香港的貿易發展局也是功不可沒。但傳統的運作模式不足以保證香港在創新科技產業上能取得同樣的成功。我們過去在貿易發展，消費品的市場拓展工作並沒有在內需上著力，也可能不需要在內需上著力。在一些人棄短我取的工業產品上，出口市場的引力成就了它的規模。

可以肯定的是，用傳統的思維，傳統的經驗，過去行之有效的市場拓展模式套在創新科技產業上是會困難重重的。內地的市場，會是香港部分創新科技產業在萌



芽期的活動空間。與內地的同業互補發展，共享市場，合力開拓更廣大的國際空間，將會是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前景。缺乏這種視野，思想上劃地為牢，動上以深圳河為界，心理上以香港為中心，會阻礙香港創新科技產業和經濟的發展。在過去二十年，香港的製造業逐步北移，這些傳統工業的思路是以內地作為我們的生產基地，一個能供應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的大後方。在這些條件下，香港的一些傳統工業完成了「香港製造」到「香港營造」(Made by Hongkong)的轉化過程。在這過程中，內地的部份工業也借助香港的資金和技術，得到了不少的提高。這二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在製造業上的發展是一個互補互惠的成功例子。過去香港的人力資源政策沒有看出這改變的先機而作出調整，是我們後過渡期中政府政策的一大失誤，這失誤為現在的特區政帶來不少的難題，但這些問題也應無損香港和內地在傳統工業上合作的成功範例。

在創新科技的領域裡，若我們以內地作為我們的部分市場空間，我們與國內同業合作的方式和相互的要求，在本質上與傳統工業的合作方式也有較大的分別。香港的國際市場經驗，科技應用知識，融資能力，健全的商業法制，敏銳的商業觸覺與內地所能提供的市場空間，科技基礎研究和人才，政府的工業政策，能在創新科技產業上為我們開拓出一條廣闊的道路，這種合作關係是需要以平等的夥伴關係來開展。

創新科技市場的拓展，在某程度上是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推動。香港貿易發展局在我們傳統工業上做出的成績，歐美國家在各使館、領館派駐的商業參贊，推廣其國家的科技產品，尋找合作夥伴，設立進出口信貸機制來提高其科技產品的競爭能力，都是一些政府或政府用政策來推動產業和經濟的行為。若國內是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部分市場，而這市場應是我們要和國內同業合力來拓展和維護的空間，不能不戰而退的拱手讓人。香港需要有適當的策和部署與內地的同業來合力開拓這塊天地。香港特區政府，一些負責市場拓展的機構，對國內市場工作均缺乏了解和經驗，我們目前的駐京辦事處，仍未有這種功能和責任。貿發局的內地工作和政策，更是乏善可陳。在現有的架構下，我們能否為創新科技產業拓展出內需的市場和出口的市場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不談市場，不找出四兩撥千斤的槓杆點，以香港有限的資源，起步較遲的弱勢，是頗難達到委員會對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期許，能在三五年間有具體的成績，在十年內取得豐碩的成果。

市場在哪裡？內需市場包括內地市場的開拓，與內地同業的合作的方式和關係，能否得到中央政在政策上的配合和支持。香港的企業能否以夥伴的關係與內地的同業共同開展，共享內地市場，開拓國際市場，香港企業在內地的形象，受到的待遇，我們傳統貿易拓展模式是否已經過時，不能用於創新科技產業的開展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這一系列的問題上要扮演甚麼的角色和要發揮的作用，將



直接影響到我們往知識經濟轉移，拓展創新科技產業的成敗。

人才的引進和培養

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的專業技術、管理和企業人才是明顯的不足。對這問題，委員會建議香港加快培養自己的人才，吸引海外和內地的優秀人才來港。這些建議，我們基本上是贊成的。但我們認為把目標要拉得闊一點，也要把目光放得遠一點，不能太強調「現炒現賣」，希望把國內已培養好的人才，拿來使用。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美國在五、六十年代，在太空規劃和與蘇聯的軍備競賽刺激下，要大量培養科技人才，其中一個策略是大規模的吸收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印度、台灣、香港、星馬和南韓的優秀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以留學的方式讓他們進入美國受教育，通過這教育過程為他們的工業提供大量的可用人才。如今在美國，很多從事科技工業和科研工作的工作者都是這一輩的亞洲留學生。

香港人才的培養政策，會直接影響到香港創新科技和有關產業的發展前景。高等教育以至整個教育體制的檢討、定向和改革是刻不容緩的問題。這些問題，特區政府也在關心和著力，但在與創新科技發展有關的人才開發上，我們有幾點建議。

高等教育的資源增值計劃的實施應該是正面而不是負面的。大學的資源不應是削減而是要求大學的行政和教學研究人員在現有的資源水平上多培育人才。我們一方面提出要發展知識經濟，一方面要求在高等教育上削減資源，這是兩個互相矛盾的信息。我們要建立一套機制，從內地有計劃、協調地多吸收優秀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來港升學。內地目前的大學學位是嚴重的不足，許多優秀的中學生都沒法進入大學。香港該設立獎學金、助學金制度，為內地的優秀學生開拓一條升學之路，也為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未來的經濟引入新的基因和動力。加上適當的輔導，香港的學生與內地學生的交流，相互競爭和激勵，也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學習風氣，加快我們教育改革的步伐。

在香港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我們不以為應該是以更少的資源來做到目前的水平，相反是用目前的水平的資源來做得更好和更多。定下一個比較進取的目標，與內地教育部門做好協調，吸收內地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來港，是香港能解決人才來源的一條出路。中學學制的不同，獎學金和經費的來源，我們認為都是一些可解決的次要問題。

現炒現賣的人才引入方式不適宜大面積使用。香港需要的優秀人才，內地也有同樣的需要。這些人才，年紀都可能比較大，有家庭父母的問題，有配偶工作的問題，有兒女的就學問題。要用這些人才，不一定要他們都住在香港。香港和內地在創新科技產業上的配合協作是我們要發展的路，不一定人才都在香港才是香港



的。在創新科技的產業，知識經濟的領域裡，人在哪裡是次要的，關鍵是知識產權在哪裡，市場在哪裡。

田長霖的報告中提出的「應用科技研究院」是一個非常好的構思。在這方面，我們提出一些看法。一個現代化的這類研究機構，並不需要把所有研究人員和設備都集中在同一塊地方或一幢樓裡。策略性的分工和人員在地理上的分散，不單可以解決一些人員和行政過份集中帶來的臃腫、僵化和浪費；也大大減低把所需的人才集中在香港帶來的財政負擔和技術困難。應用科技研究所除了在香港設立研究中心和總部外，也可以在內地、北美和策略性的地點設立分院，吸收全職或以短期合約聘用的當地專才參與我們的工作。

我們前面說過要避免在思想上劃地為牢，在行動上以深圳河為界，心理上以香港為中心。創新科技的產業和現代的工業都不可能是以城市為本的，多吸收海外和內地的人才來港和把香港人員派出外地短期工作，可加快打破香港存在的這種過份嚴重的本位主義。我們的年青人，要培養出國家感情和國際視野，在行動上能衝出香港，在內地和國際上都有所作為。創新科技產業是一種全球性的競爭，往知識經濟過渡是不能逆轉的趨向。狹窄的視野和過濃的本位主義，是不利這種發展的。

美國五、六十年代的留學生政策可供借鑒。楚才可為晉用，何況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更不是楚晉之時的關係。

創新的動力是人才，科技的基礎是人才。缺乏人才，我們整個創新科技的計劃是無法起步的。對人才的來源，人才的培養，我們都要有長遠的打算，不可以太功利主義的希望能現炒現賣，今天投入，明天要取得回報。

資助及支援工作

我們支持政府設立創新科技基金。現今計劃投入的港幣 50 億元是一個起步點。作為發展出一個新的產業方向，當然是不夠的，而這也不會是政府的目的。政府的投入應視為一項政策上的宣言，一種方向上的帶動，更大的投資應來自企業和商界。

我們可暫時不討論這 50 億元是否太多或太少，姑且先接受這是我們目前公共財政中可承擔的水平。我們要關心的是，這五十億元將會是如何運用。過去政府對工業發展的支援和撥款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模式。冗長而繁複的申請審批程序，但審批鬆散的監管，令過去的支援撥款制度鮮有成效。也有部份大學和非政府的公共機構，如生產力促進局，用過去這種工業發展的支援和撥款作為他們的部份研



究經費和直接撥款的替代品，在工業發展上能實際得益的反而甚少。

我們建議盡快建立撥款的分配和審批機制，加強問責性，更不要把大學裡為加強教學質量的研究工作和產品的開發工作及其撥款混在一起。大學的研究經費應該是比較長期性的，也有部分研究工作可能是與工業應用看不出直接關係的。急於求成的即食文化與優質的科研不相容的。許多重要的科技成果，科研成困都是在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無心插柳的環境下創造出來的。我們不能矯枉過正，要求我們的大學教授、研究人員都變成創新科技產業上的工業家。我們提出這警號因為我們看到這一危機，一些過份渲染宣揚，從學術走向創新科技工業的個別成功例子對一些學者和研究人員是做成了誤導，困擾和不現實的希冀。我們要撥款機制上把這危機消除，讓一些大學的教授和學者，能專心做好他們的本業，通過教學和研究，為我們輸送人才和創新意念。

委員會為一些非政府的公共服務機構職責做了一些粗略的分配。我們認為這建議的職責分配是流於形式和表面的。說得不禮貌一點是對現有機構和體制的妥協。委員會似乎並沒有深入了解目前這些機構的工作和職能，只是望文生義的給它們對號入座。舉幾個例：

在前面，我們對貿易發展局在過去七、八十年代的工作是作了肯定的。但貿發局目前組織結構、能力和水平是否能創新科技產業上給香港供需要的市場拓展力量，是值得懷疑的。更進一步要問的是，貿發局在內地的策略和地位，能否為我們開闢出一塊與內地合作和共享的天地。我們看不出貿發局在目前的計劃上卻看不出有這種遠見和抱負。

香港的職業訓練局，定位越來越變得模糊。為了遷就市場的不合理需要，部分家長望子成龍的主觀意願和一些年青人視入大學唯一出路的希求，職訓局部分學科演變為中六和中七的代替品。最終的結果是很多職訓局的生都不太願意當技術員和技工。經濟條件許可的許多職訓局的畢業生都在本港和到海外升入大學。部分經濟不容許的，也脫離了他們在職訓局原來受訓的行業而進入其他他們以為更有發展前途的行業。我們以為職訓局是有需要挖得比較深的作一番檢討，看看其社會授予的職能和責任，是否比較滿意地完成了。社會在變，世界在變，二十年前行之有效技術員訓練方式，滿足了在該段特定時間的社會需求，但在今天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環境，這模式否還行得通，必須負責任地作出檢討。

同樣，生產力促進局過去為我們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發展中，做出了許多的貢獻。在成衣、電子等工業上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但時代變了，我們這種傳統製造業大量北移。在創新科技產業的領域上，目前的生產力促進局定位在哪裡？與要成立的應用科技研究院如何地分工、如何合作，都看不出任何的啓示。在過去香港工業的萌芽時代，生產力促進局以他們較高的知識水平，與國際交往的能力，加上



政府所能提供的資源；對知識水平比較低、資源比較缺乏的中小型工業和企業，在某些新技術的吸收、改造和推廣上是起了帶路和引領的作用。但在今天，投身創新科技行業的企業家和工作人員，在知識水平與國際交往的能力，可調用的資源上，與上一輩香港的中小型工業家有根本不同。生產力促進局，若在重覆著自己，延續一種以拉面皮來保持青春的生命，對我們要發展的創新科技產業是毫無幫助的。

我們肯定委員會要求把工業村、科學園和工業科技中心合併的建議。但我們不能理解只是把貿發局、職訓局和生產力促進局對號入座地做一些表面化的職能分配，而缺乏對這些漸漸老化的機構進行檢討以至逐步重組的洞察力。

後話

委員會這十五月的工作，引起的廣泛討論，帶來的宣傳，為香港的經濟轉型創造了一個契機。肯定知識的價值，對知識的創造和追求將會改變香港經濟在過去一段頗長時間內的單一性和盲目性。創新是要有所依附，科技的最終是要服務於人，情與理的平衡，對知識的嚮往，尊重和追求，是我們發展出知識經濟，創新科技產業的基礎。

委員會所提出的最後報告，我們以為只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委員會的功成身退，通過這份報告來交棒。接棒的不應是董建華先生，不應只是特區的個別政府部門，而應該是我們有遠見的工業家、投資者、科研人員、教育工作者、年青的學生和關心下一代的父母。

我們的各點建議概括如下：

架構的安排

「常設委員會」負責政府的研究和制訂。「政策小組」負責統籌和協調政府內部和外部資源，執行政策的實施。

「常設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政策小組」的主要成員，創新科技領域裡的專家學者和對相關產業富前瞻性的代表。

「常設委員會」的主席由一位有威望，對創新科技及相關產業有深入了解的全職人員擔任。

確立量化的目標和進度的驗查制度。

市場的定向和拓展

深入研究創新科技產業的市場定向，其短、中、長期的拓展策略。

深化內容和香港在創新科技，包括科研、生產、投資和市場上的全方位合作。

取得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對內地和香港在創新科技產業合作上的各種政策配



合和支持。

建立創新科技產業的國際市場拓展機制。

人才的引進和培養

增強和增加創新科技人才的質和量。要求大學在現水平的資源做得更好和更多。實施正面的資源增值計劃。

擴大人才引進的渠道。較大規模的從內地吸引優秀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來港升學。

不強求人才集中在香港，發展出一套能多點、多面的立體人才調用機制。「應用科技研究院」可作為一個先範，除了香港設立總部和研究院外，在內地和海外的策略地點設立分院。

資助及援助工作

把學術研究為主，比較長期性的科研撥款與工業發展的應用研究做出較明確的區分和維持合理的撥款比例。

通過適當的良性撥款機制來防止一窩蜂，不切實際的從教學、科研往工業作出不合理的傾斜。

盡快落實工業村、科學園和工業科技中心的合併。

就當今社會的發展，經濟的轉型和創新科技產業的不同要求，對貿易發展局、生產力促進局和職業訓練作深入細緻的檢討。進行必要的重組，重燃其生命力和找出新的起步點。